

太太的客廳

張意忠



圖片：林徽因人到中年氣質依舊

當年，位於北京東城的北總布衛街三號居所客廳，是林徽因的美麗客廳，著名的“太太的客廳”。在這里，她向來是這個群體的中心，總是一群男人如壁腳燈一樣抬頭仰望她，用柔和的光線烘托她，愈發顯得她眼波靈轉，顧盼生姿。

在“太太的客廳”里，她以超凡的風華，融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男性為主的京派知識分子群體，雖然這些男人們總是帶有挑剔的目光，批判的習慣，但是在他身上卻無一例外地不再吝惜讚美之詞；改革先鋒人物、大文豪胡適稱讚她為“中國一代才女”，她是才子詩人徐志摩《偶然》中那個深情款款的“你”，她是作家沈從文眼裡“絕頂聰明的小姐”，她是學界泰斗金岳霖心中永遠的“女神”，並為之終身不娶……

這客廳是有些特別，它不同于權貴的客廳，不同于交際花的客廳，也不同于社交界一般的客廳。聚集在這里的人，都是北京城知識界最優秀的學者、教授，當然以男士為主，也有女士來，大多是周末陪着丈夫一起來的。只要你一不小心，沒有一般女人的嫉妒心，就會成為主人的朋友。

沙龍的主持人是集才華和美貌于一身的林徽因。在“太太的客廳”中，人們如眾星捧月，聽她以詩的語言和藝術的眼光，大談旅途見聞、讀書心得、人生感悟。林徽因顧盼生輝，光彩照人，思維敏銳，擅長提出和捕捉話題，具有控制場面和調動情緒的本領。客廳常有笑語歡聲，珍珠濺玉。

蕭乾曾記下 1933 年 11 月初的一個星期六的下午：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藍布大褂，先騎車趕到達子營的沈家，然後與沈先生一道跨進了北總布衛街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廳”。聽說徽因得了很嚴重的肺病，還經常得臥床休息。可她哪像個病人，穿了一身騎馬裝（她常和費正清與夫人費慰梅去外國人俱樂部騎馬）。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是用感情寫作的，這很難得。”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說起話來，別人幾乎插不上嘴。別說沈先生和我，就連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發上吧嗒着煙斗，連連點頭稱賞。

到了星期六，一些妻子們也會出席並參加到熱烈的談話中去。朝南的充滿陽光的起居室，常常也像金岳霖的星期六“家常聚會”那樣擠滿了人，而來的人們又是各式各樣的。除了跑來跑去的孩子和僕人們外，還有各個不同年齡的親戚。有幾個當時在上大學的梁家姪女，愛把她們的同學們帶到這個充滿生氣的家里來。她們在這里常常會遇見一些詩人和作家，他們是作為徽因已出版作品的崇拜者而來的，常常由於有她在場的魅力而再來。這其中就有沈從文，還有後來的蕭乾等等。

哲學家金岳霖是梁家一個後加入的成員，就住在隔壁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婦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門，經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過這扇門，他常常被找來參加梁氏夫婦的聚會。到星期六的下午金岳霖在家里和老朋友們在一起的時候，流向就倒過來了。在這種時候，梁氏夫婦就穿過他的小院子，進入他的內室，和客人混在一起，這些人也都是他們的密友。

前些時候，萬維網上對於在美國的華裔移民遭受種族歧視以及維權等問題展開了熱議，這是件好事。比起早期華人移民，我們這一代移民有了越來越強烈的自我意識，抗爭意識，和維權意識。其實，無論在哪个社會，人要活得尊嚴，都必須依靠自我覺醒，自我奮鬥，和與之相對應的自我維權才能實現，在美國尤其如此。

談到種族歧視和相應的移民維權問題，可圈可點的確很多。這里，我只想就移民心態的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和體會。

移民心態的特徵之一——文化失落感

在美國這個移民國家里，哪一個移民沒有一段辛酸奮鬥的故事呢？人們從各自的奮鬥史中所感悟的會千差萬別，但其中也不乏共性的東西。我認識的萍姐來美國已經有快二十年了，和我聊起來她自己這些年來在異國他鄉摸爬滾打的親身經歷，最令她感動的不是別的，而是她的一位美國上司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和欣賞。她的這位老上司，不僅喜歡看中國電影戲劇和小說，喜歡吃中國飯，還不止一次地到中國觀光旅遊，親身感受中國文化的濃鬱氛圍。她對於中國文化的喜愛和痴迷的程度，真可以稱得上是位中國迷。當然這樣的美國人並不多見，有如此強烈中國情結的老美，很多也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客觀原因造成的，比如家人和中國人的聯姻，或是有到中國工作學習生活的經歷等等。所以，他們對中國文化有認同感，他們對中國人也就沒有陌生感。

其實我自己也有類似的感受，當一個美國人對中國文化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熱情時，總會情不自禁地引起我內心的欣喜。是啊，誰不希望別人尊重、欣賞和喜愛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以及所有打上文化烙印的那些東西呢？尤其是當你屬於這個社會中少數民族中的一員，那種渴望文化被認同的感覺就愈發強烈。一旦因

漫談移民心態(上)——

文化失落感及其他

舒怡然

於過度謙卑所致，這也是第一代移民最容易產生的一種心態。過度謙卑的直接後果是，表現不夠自尊，本該屬於自己的權利也不去爭取，逆來順受。其後果是，不僅損壞了自我形象，久而久之，還不可避免地造成社會上其他人對於這個族群不利的集體印象。

有時，人的心理極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當移民的腳跟站穩以後，逐漸步入社會的深層，觸及每一個角落，便會驚訝地發現，這個社會原來也存在着這麼多不公正不平等，甚至是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方。而這些客觀存在的社會陰暗面極易造成移民心態的驟然轉變，從對這個社會頂禮膜拜式的謙卑，而轉向凡事都看不慣的過敏心態。過度敏感的一個最明顯的表徵，就是對於各種不公正的社會現象，過分地以種族歧視進行泛泛解讀。比如凡事都會往種族歧視上聯想，而不去細究實際具體的情境。歧視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應該是不分國度的，任何一個社會都在不同層面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各種各樣的歧視現象。至於是否一定是種族歧視，那一定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移民之所以會產生這種過度謙卑或過度敏感的心態，主要是緣於內心深處的無根感，即沒有深刻的家園感。為尋求安全感而不得不表現出過於謙卑，為潛意識里的自我保護而變得異乎尋常的敏感，這大概是造成移民心態這兩大特徵的深層原因。

我們不能否認，在美國加拿大這樣的移民國家，種族偏見與歧視仍然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但是，我們也應該樂觀地看到，新一代移民在美加這片土地上，依靠自己的辛勤工作和努力奮鬥，正在逐步改變社會上其他人對我們華裔舊有的種種偏見。而且，通過我們自己的積極參與，許多制度歧視問題也會得到不同程度的解決。正所謂事在人為也。（待續）

他走進我們的房間開窗時，我們還沒有起床，不過我發現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臉色蒼白，步履蹣跚，似乎動一下就會疼痛至死。

“哪兒不舒服了，寶貝兒？”
“頭痛。”
“趕快回床上躺着去。”
“不，我沒事兒。”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會兒，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爐旁。這個九歲男孩看上去又虛弱又可憐，我摸了摸他的額頭，燒得很厲害。

“上床躺着，”我說，“你發燒了。”
“我沒事兒。”他說。
醫生很快來了，給孩子量了體溫。

“多少度？”我問醫生。
“一百零二度。”
下樓後，醫生留下三種藥，是三種不同顏色的膠囊，並交代如何服用。一種是退燒藥，一種是止瀉藥，還有一種是抗酸藥。他解釋說，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環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對流感感很在行，還說只要發燒不超過一百零四度就沒什麼好擔心的。只是輕度流感，只要當心別引起肺炎，就沒有什麼危險。

我回到房裡，記下孩子的體溫和服藥的時間。

“要不要我讀書給你聽？”
“好的，您想讀就讀吧。”孩子說。他臉色蒼白，眼窩下方有黑暈。他靜靜地躺在床上，對周圍發生的一切似乎漠不關心。

我大聲讀起霍華德·派爾的《海盜故事》，可我發覺他根本沒有聽。
“感覺怎麼樣，寶貝兒？”我問道。
“目前為止，還是那樣兒。”他說。
我坐在床腳，自顧自地念着書，等着到時間再給他吃另一種膠囊。按理說他應該睡着了，可是我抬頭一看，他正神情古怪地盯着床腳。

“怎麼不去睡會兒？吃藥的時候我會叫醒你。”
“我還是醒着好。”

過了一會兒，他沖我說道：“爸爸，要是您覺得心煩的話，就不用在這兒陪我了。”

“沒有什麼可心煩的。”
“不，我是說，如果這事會給您帶來煩惱的話，您就不用待在這里了。”我以為他有點兒神志不清了，十一點按醫囑給他吃完全藥，我便出去了。

戶外有些寒冷，天空中下着雨加雪，飄灑在地面，形成一層薄冰，那光禿禿的樹木、灌木叢、修剪過的樹枝、草坪和空地，似乎都被籠罩在寒冰里。我牽着小愛爾蘭塞特犬出門，沿着大路和結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冰面上

站立和行走，真是有點困難。紅毛犬連跌帶滑，一路趑趄，我也重重地摔了兩跤，獵槍都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老遠。一群鵝鴨躲在懸着樹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們驚飛了，我立刻舉槍擊落兩只。有幾只仍然棲息在樹上，其他大部分都鑽進了灌木叢。要想把它們趕出來，你得在生長着灌木叢的土地上跳幾下。結果，你在這些又滑又有彈性的樹枝上搖搖晃晃，還沒站穩時，它們又飛了出來，你很難瞄準。我擊落了兩只，放跑了五只。不過，我在動身返程時，在離家不遠的地



一天的等待

海明威

方發現了一群鵝鴨，不禁竊竊自喜，還剩下許多，改日再來尋覓獵捕。

回到家，家里人告訴我孩子不讓任何人進他的房間。

“你們不能進來，”他說，“千萬不要被我傳染。”

我走到他身邊，發現他還保持着我離開時的姿勢。他面色蒼白，但兩頰燒得通紅，眼睛依舊一動不動地盯着床腳。

我測了他的體溫。

“多少？”
“一百來度吧。”我說。其實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不要用“否定”來教養孩子 勿忽視情緒發展

心理學家認為，嬰兒依附照顧者，是情緒發展的重要一步，是孩子發展安全感、自尊心、自製力等能力的起源。如果嬰兒和主要照顧者的情感緊密相連，能夠從照顧者那里獲得足夠的安全感，那孩子將來可能比較獨立、樂觀、有自信，也勇于接受各種挑戰。

台灣馬偕醫院精神科專家認為，嬰幼兒時期和他人互動的模式，也會決定孩子日後情緒表達的方法。例如寶寶經常從父母那里得到正面的回應，如陪伴、安撫、鼓勵、讚美等，那他長大以後，也比較會用這些正向的方法表達情緒；反之，如果父母從小給孩子的多數是負

面的斥責，如你為什麼總是哭、真不乖、你不可以碰那個、你真笨、吃個飯掉滿地等，那孩子長大後，多半會發展成低自尊、對別人不信任，並且也用負面的方式來與人互動。

因此，幼教專家提醒，不要忽視孩子的情緒發展，從嬰兒開始，大人和孩子互動的方法，就已經能影響他們的人格發展。從小關注孩子發出的情緒訊號，不論哭、笑、喊叫、躁動等，能即時且適度給予回應，滿足他們不論生理或情感的需求，讓他們感覺自己是被父母接納、重視、珍愛的，更有助他們未來成就幸福快樂的人生。



這時，如果有人向你伸出援助之手，無論是在職場上還是在生活中，都會令你感恩不盡。以前曾寫過一篇文章《在美國，職場上不必談“感恩”》，引發了一些網友的爭議。對此，我也反思過自己的觀點，在對待這個問題上，我想比較合適的心態應該是，卑微之心不可有，感恩之心不可無。

對於曾經給過我們幫助與提挈，給予我們教誨與關愛的人，我們應該永遠心存感激。然而，感恩之心不等於卑微之心，所謂卑微，常常是由